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畧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金石文考略卷三

嘉興李光暎撰

魏受禪碑

八分書　黄初元年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絶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爲鍾書者出顔魯公言或不妄隸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

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内士所指而唾罵者實玩不忍釋手孰謂書一藝也 石墨鐫華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斷裂上有晉府圖書葢宋時搨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遠漢人雍雍雅度彬履自飭亦復矯矯 銷夏記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跡學書者自此求之而遡乎中郎可全見古人面目淵泉其珍之哉

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蒼潤軒帖跋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為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世號之為三絶筆法勁拔如鑄鐵所成盖得蔡中郎之遺意至唐人效之則流於斌媚矣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贍觀此碑盖可見矣

宋學士集

吴天璽元年斷碑

右吴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曰大

吴一萬方又云天發神讖文天璽元年七月已酉朔又云天讖廣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嗚呼其言可謂妖矣據吴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驗其文與吴志所載亦異莫可攷究孫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國盖人事不修而假託神怪以矯誣天命其不終宜矣金石録

皇象書吴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隷然探奇振

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絶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䐢蹈綴龔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録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録中至庚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何據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沉著痛快而張懐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他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既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

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睥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廣川書跋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傳是皇象書其二段之陰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為人磨礪幾盡　米海岳志林雜記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唯建業

有吴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閱趙明誠金石録頗載碑所謂上天帝言大吴一萬方等語以爲妖而不著其奇昨肖甫中丞搨一紙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挑法而挑趺平硬又畫去碁筭斛環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型盡在因録之篋中趺尾胡宗師不著臨池名而絶得魯公宋文貞碑側記法亦可取也弇州山人稿

吴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為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譙之盖神其説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攷定裴潢之相傳文出華覈余為雪客撰碑攷序已辯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於皇象手跡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江寧府南天禧寺門外有石三段乃吴後主天璽元

年巖山紀功德石其文不全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胡宗師葺致漕臺後圃仍題其末今在府學顧起元曰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録吴天冊元年吴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吴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黄長睿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吴時天發神讖碑若隷若篆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戚光續志云象

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闊書各八行兩傍狹書口行其文書滿三方兩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天讖廣多曰將軍裨將軍關内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咸李楷賀口吴寵建業丞許口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吴上天宣命曰文字炳朖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吴郡曰東海夏

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猶秦碑刻制兩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晉葛洪曰吴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 二條金石文字記

右天發神讖碑世稱爲皇象又定爲蘇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紫巖山後歸天禧寺又歸籌思亭又移府學櫺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余屢欲搨之

未果今得觀元白所收本摹寫之誦書㝠皇象多之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白想知之久矣

世稱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覈文皇象書者余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㝠皇象多則亦未以為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庵楊先生為余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索及拓本余因拓一本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

軒中丙因附其事於下云　二條蒼潤軒帖跋

周孝侯碑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内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夘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黄口書名與書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内初載

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絶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劒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舘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畆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

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
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
葢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
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爲處後者竄
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
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
又似平原他文錯簡然攷之吴及晉初俱無元康年
號不可曉也書結搆雖小疎筆亦過强而中間絶有

姿骨督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申閒又不可以其謫而易之也 弇州山人稿

士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逡廵甘忍周子隱少年名陷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發奮遂為江左名流頃於陸士衡集見其碑令人慨然遠想意欲適宜興上斬蛟橋摩挲石刻以還今日秋澗兄出所藏石本觀之愈為暢快秋澗文雅博達家有古刻數百種居復近子隱讀書臺旁每風日晴美上故基宿莽想像

當日丰韻誦少陵蕭條異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
石洞天展平原文章會稽字畫夜深而寢恨余不能
從之遊也余既得厭觀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於上
捉筆笑曰佛頭堆糞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
出示彼必連道惶恐殺人也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

蒼潤軒帖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
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

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爲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曝書亭集

晉周孝侯碑今在宜興縣首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内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内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其末曰唐元

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以下缺張燮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不讀史者偽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二見皆作丗虎字二見一作虍一改作獸基作其豫作預而塗中亦當作涂中巳下斷作塗之非極詳節之碑作塗非也士衡逸少既不同時而晉

以前碑亦未有署其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其爲僞作也書梁王彤作彤尤誤金石文字記

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黄口書此弇州山人稿金石文字記睎書亭集所論之碑也既云重樹則舊碑固已毁然豈無搨本流傳於世而諸先生並不論及豈於

舊碑搨本皆未之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右軍行書周孝侯碑按重樹碑是正書而此曰行書想舊碑本係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於好古之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侍云云及撰人書人皆與重樹碑同惟平原内史上無晉字亭林先生所疑不諱業字而諱虎世基豫字此本基字全文其餘則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黄其其非右軍自明若行書本疑亦唐人所為筆法與聖

教序如出一轍當是集右軍書也較重樹碑實爲過之光暎識

王公神道碑

王公諱重光字廷宣濟川其號也灤南人仕晉終光禄大夫左柱國大將軍吏部尚書神道碑是右軍將軍王羲之撰并書書法與聖教序絶相類鈌字約一百六十餘當是其來已久而大槩記金石文者皆不及此碑何也末紀年月云永和戊戌正月之吉玆永

和無戊戌且年號下不紀幾年徑書甲子古者無之是則可疑耳此本得自好古家據云停雲館舊物頗有賞鑒印章文休承其一也光勝識

開皇本蘭亭序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辯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為歐陽詢摹下真跡

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
辨證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
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吴興蹕之為十
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内府所藏凡一百
一十七本賈師憲竊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録其家石
刻蘭亭八千匣令陶九成所載目録唐以前本無聞
焉玆冊為爛溪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

次壬子十月摸勒上石高頻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秦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盖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枕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於陳天嘉中繭紙真跡曽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於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懐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即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

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録則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攷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曝書亭集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琅邪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隷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藴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

禮揮毫製序乘醉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舍家入道俗號永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

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賔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

書之閣至今尚存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辨才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辨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辨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為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右軍真草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處乃降勅追師入内道塲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

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殁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處又勑追辯才入内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又無所用若為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權謀可充此

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名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遥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鬻蠶種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

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跡也便留夜宿
設㶲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㶲面猶河北稱甕頭謂
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
詩曰初醞一㶲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
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
燃灰蕭巽探得招字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
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
誰憐失羣翼長苦葉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咏恨相

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閒即更來此翼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曰弟子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攜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僧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

豈在必是響搨偽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内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後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於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

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
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
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
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
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
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
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
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别辨才聞語身便絶倒良久始

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枕一並實以珠内廄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悸病不能强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

諸葛貞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宫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吾將去及弓劔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宫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絶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

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絶信而有徵其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為桓玄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明温超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者亦無隱焉於時歲在

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脩禊而撰此記

唐何延之蘭亭始末記

余嘗見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與此雖小有不同然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與公瑕之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弇州山人稿

朱竹垞太史開皇蘭亭本跋云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按太史所跋本是開皇十三年十月上石高頻監刻而余得一本序後書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無其人監刻則開皇時已有二本也光暎識

定武本蘭亭序

蘭亭真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何延之記云右軍書此時乃有神

助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祓禊所書右軍亦自珍愛此書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禪師永付弟子辯才太宗求之不得及遣監察御史蕭翼以計取之太宗殁殉葬昭陵及唐末温韜盜發昭陵其所藏書皆剔出取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然獨蘭亭亡矣前輩之言云爾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跡者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此真跡之本末也

按劉餗傳記與延之不同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永所得太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即煬帝帝不知寶僧智果借搨因不還果死弟子辯才得之太宗見搨本驚喜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高宗以蘭亭殉葬太宗從褚遂良之請也又前輩謂行間僧守為徐僧權缺縫吴傳朋家古石本僧守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然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

黄庭樂毅告誓何為不說蘭亭此真跡之異同也
太宗既得真跡乃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
素諸葛貞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如
歐陽率更褚河南庭誨皆曾臨搨傳之本朝者蘇舜
元家所藏褚河南臨本也藏之館閣後有崔潤甫李
後主徐鉉題者唐儒臣所臨也藏之鄧洵仁家後歸
米氏者諸葛貞所臨也周越所藏者唐名手傳搨本
也蘇舜欽胡丞公所藏者唐粉蠟紙本也夔頃年亦

嘗見褚河南臨本但紙墨皆晦未敢斷其真贋此臨本之本末也

若石刻則有智永臨本見於周越法書苑褚庭誨臨本見於山谷跋唐勒石本見於天禧中僧元靄進唐刻本在泗州杜氏家集古録四本其一流俗所傳其二得於王廣淵其三得於王沂公家與定州民家本無毫髮之異其四得於蔡君謨家自以為盡於此矣厥後京師别木刻定本咄咄逼真成都刻蘇氏本洛

陽張景元劚地得石本此本獨無僧字米元章父子自刻板本號三米蘭亭今諸本皆罕傳而海内妄刻無慮百本獨定武見重於世耳此石本之本末也自昔相傳以定本為歐陽率更所臨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寳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徳光死遂棄此石謂之殺虎林本慶歷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守定武李生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地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摹售人每

本須錢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為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石亟藏庫中非貴遊不可得也熈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斵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惑人碑目云斵損再刻以為識殊有典型余嘗得損本較之字差肥而刻畫明白此說信矣大觀間詔取薛氏所藏石龕置宣和殿內丙午䆋至與岐陽石鼓俱載而北矣或云嘗置艮嶽瑪瑙亭亂後宗汝霖居

守東都得之以獻思陵維揚南渡倉卒失之後向子固帥淮南密旨搜訪寘索不獲此定本之本末也王性之云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遊士攜此石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水清以獻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留之公帑又據蔡條所記國初有著說者謂偽吴時遣内客省使高彞聘於蜀彞以石本獻於孟氏世子乃右軍在時刻於蘭亭者定本即此石也錢氏末天下一統而定武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

及後戸絶沒官因置諸定帥便坐壁間孫次公侍郎帥定日有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或謂石歸薛氏不知雅非古矣大觀初詔索諸尚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殉裕陵矣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此定本之異同也

蘭亭之説略備於此矣今世傳定本雖肥瘦不同只是一石但紙有精粗石有燥濕墨有濃淡故爾然有鋒芒稜角為上若五字不損乃熙豐前本尤為可寶

或謂石歸御府時薛氏父子意欲取捷以三重紙拓既入石有深淺故字亦有肥瘦此亦一說也夔嘗疑前輩不專尚定本定本之重自山谷始近見劉清卿出學易所藏洛陽斸地本但手大十餘字以定本較之宛在其下乃知前輩所見者博矣嘉泰壬戌八月八日番易姜夔堯章已上蘭亭攷

王右軍蘭亭草號爲最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秘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末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跡

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晩出
此書諸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
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塜令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
蓋仿佛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
元斸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
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寳已有而非
彼也
此本以定州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

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耶 二條黄山谷集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有鑱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

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

蘭亭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

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
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
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
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賞亦未易
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
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
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

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葢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辯然其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曽伯葢宋畫士王曉之所

藏晓徐黄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
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
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
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
之感歎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
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盖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换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 以上趙松雪

諸跋

宋世昌澤卿蘭亭攷定武禊序李學究殁於妓家時定師宋景文以入官庫此真本也名玉石蘭亭薛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别刻置公寢師正數日乃悟曰頗瘦此瘦本也紹彭又刻肥本遂缺真本湍流帶暎天五字易之以歸謂之公庫本真本則名五字損本

公庫本宣和中入内府繹曽見定武多矣唯鮮于伯機郎中趙子昂學士二家本叙字波脚作螳螂肚形趙本墨色頗晦鮮于本膠墨得所最爲精妙欣字脚作九轉折餘所見皆肥瘦本耳侍御王公得此真玉石本有紹興希世印淳化榮芭跋右丞東平性齋馬公喬饒州仲山校書井西王公之子慶皆今代絶識印誌唯謹叙字波脚正與鮮于趙氏本相同真百世奇寳也陳繹曽記六研齋載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凉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珦作帥别刻石易去宋宣和間於薛珦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凉本洪武初因寺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 格古要論

定武以玉兎金龜爲證此不足證證當以拙如椎含蓄如瑣窗處子一字一換轉秃毫之致可掬也此本柯丹邱家藏余以三十四千得之王子廓用四十貂

皮易之　邢子愿跋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為第一熈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録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於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為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於坐以余觀

袁伯長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於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柘湖覩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於他本因以所聞述之曝書亭集

東陽本蘭亭序

按王剛清揮麈録云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裕陵取入靖康之亂金兵悉取御府珍寳而北此石非其所

識獨得留馬適宗汝霖為留守見之併取内府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駐蹕維揚得而愛之置諸左右踰月金兵至倉卒渡江亟奔杭州遂失此石及向子固為揚帥高宗令宻搜之竟不獲兹余承乏兩淮運使治維揚石塲寺者古之木蘭院也寺僧浚井掘出此石缺其一角字多剥落然書法遒勁較之世傳歐陽率更摹本逼真遠甚其紹彭所易高宗所失者與歐得紹彭易時鐫損天流帶右數字果然因稽來歷

此石失於宋建炎已酉至我明宣德庚戌實三百有二年矣嗟嗟此石一物也而得失有時向以亂季而失今以盛世而出豈偶然哉因紀其顛末以告來者

何士英跋

瘦本定武帖缺角處有柯九思印蓋其所藏也姜白石言蘭亭石本以有鋒芒稜角為上此本羣帶右流天五字已缺而鋒穎神采奕奕擱法之最工者也濟南邢子愿曽翻刻之視此相去千里矣甲午始來余

家余曽題之云昔人謂評蘭亭如聚訟其實有不然者蘭亭之有定武如衆星之有斗羣峯之有嶽也舉目可辨寧待聚訟乎蘭亭之妙法度悉備而不以法見神力俱足而不以力見所謂純緜裹鐵此其是矣宋人極力規橅不下百本或學其純緜而失之嫵媚或學其裹鐵而失之硬直即面貌已遠況精神乎此本在趙中舍士禎家濟南邢太僕得之太僕歿歸於新城王氏兵亂淄川人以五斗米易得攜至京師不

知重也劉安邱見之歎賞其人乃珍秘之時余物色
定武帖不得再四購求不許其人愛余唐人維摩詰
法圖及宣鑄乳鑪乃彼此相易未幾趙子固所藏五
字未損本亦至子固本肥此本瘦葢紙有厚薄濕燥
之不同實一石也於是宇內秀氣盡在我几研前矣
銷夏記
往有吳寧之游訪及蘭亭石刻金職恭語余云曩者
其令去任時舁此石而去庠士三人追之反以爭奪

致石碎為三矣三人各藏其一於家搨則合之搨畢仍各歸焉以故搨之不甚便蒙以一本贈余余謝以詩有漫言優孟衣冠是須認廬山面目真之句據職恭言他刻多唐人臨本此刻摹自真跡也 心齋筆記

余所得定武蘭亭一本前有定武二小字一本前有定武蘭亭四行楷字内缺三十二字一本前有定武蘭亭四小字有神品二字小印一本前有定武正本四字有賈平章家藏六字一本有唐摹瘦本四字一

本前有臨晉王羲之蘭亭叙八行楷字一本東陽本有何都運跋又有前無題字後無跋語者數十本肥瘦不同各見妙趣所傳薛紹彭刻損湍流帶右天五字蘭亭攷所載諸家之言皆然按東陽本湍字不損羣字則損銷夏記所云是也何都運跋中但云天流帶右亦不及湍字 光暎識

賜潘貴妃蘭亭序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叙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

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跡無異繒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奇秀渾成無如此搨陳舍人至浙東極論書法擕此本觀之看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為一慨云淳熈壬寅歲浙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題帖後

此禊帖所謂蘭亭敘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秘殿圖印乃是作一小冊子於綾面書記耳是元初人裝贉池

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柯丹邱題仲穆諸公跋末又
一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鎮山門按趙吳興
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内稱吳中北禪主僧東屏有
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
之與東屏其賢不肖可知也此本為六觀堂周氏世
藏豈真北禪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偏傍
攷証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
云字微帶肉頗可據他未必盡爾又中所註曾字乃

作一鈎磔黄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秀天真爛然又聖教序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吾不知於定武何如復州以下皆當雁行矣始吾一再題皆謂定武不能辨木本所以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泗州杜氏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本及世妄刻之本異又云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佳於定武不及余家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爾即世所聞

三米蘭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筆活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若老僧付東屏一跋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嚮者不熟律漫為長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弇州山人槁

閱前人跋語監本東陽本皆為定武凡屬云定武者字形一同止分肥瘦此本字形迥異全似聖教序宜非定武矣朱文公題語定為定武本必有所據則凡

世人所謂定武者非矣而趙文敏借東屏本不與獨孤肯借因歎其賢不肖則獨孤本宜與東屏本同而文敏所臨本字形又恙同於凡世所云定武者雖定武云有三本又云恙一石所摹不應不同若此此是彼非彼非此是未能折衷敢質諸高明王典在跋

此本前書蘭亭敘正本賜潘貴妃後有老僧付東屏跋有朱文公跋余觀此本筆法殊類聖教朱夫子所謂奇秀渾成者也又一本前無題後無跋者筆法相

類而意思更古有長洲王祖枝墨筆跋最稱賞之又一本前有賜潞貴妃四字者甚不佳 光暎識

監本蘭亭序

蘭亭自絢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跡為好事家所蔵以余所見聲價俱重然斷以為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禊帖石刻以定武為正嫡子孫石晉時為契丹將去徳光歸日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搨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價已不貲頃

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欵肥瘦與定武略同說者遂以為真廣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時吴中韓敬堂宗伯為祭酒搨得數百本以貽朋友今石已敲摹年久漸就剥蝕并韓初搨已不可得矣今曰褚摹曰玉枕曰賔晉齋曰神龍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柰世昌蘭亭攷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飛鳬語略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

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潤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棠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爲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歴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欵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

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曝書亭集

蘭亭序以定武本為最佳其真者已不可得即宋人重刻之本存於世者亦少惟京師國子監一石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來元史周伯琦傳言順帝以伯琦工書法命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千字文刻石宣文閣中意此伯琦所摹後人因閣廢而移於此也 金石文字記

此本明初出於天師菴土中送置國學字法遒秀氣

味深厚宋人諸家所臨遠不及矣每疑燕京自石晉

後淪於外境此石何時所刻何時入土定在石晉以

前姜堯章云定武本在官庫中熈寧中薛紹彭刻一

副本易之取原石刻損五字以歸此本五字未損或

薛氏所刻副本乎又云大觀間詔取薛氏所藏石龜

置宣和殿内丙午寇至與岐陽石鼓俱載而北今石

鼓俱在而蘭亭何在此本五字未刻損非薛氏所藏

石也葢定武今之定州也去京師不遠薛氏所臨副

本金元人移之於此理或然也 鎖夏記

國學本相傳即是薛紹彭所刻攷紹彭欲易真本别刻一本其父師正不辨其僞數日乃悟曰頗瘦則此本幾可亂真矣紹彭又刻一肥本今國學本是瘦本非肥本也 光㬢識

天歴之寶蘭亭序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曽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歴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

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之衍澤樓盖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為希代之寶余得之吴太學每以暇日展玩輒為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若其難合也

容臺集

董文敏極賛此帖墨跡余收得石本所云天歴之寶及諸小璽皆存而宋跋不存焉此本肥而有骨逸而不佻可想見墨跡之妙摹刻可謂最工其年月無可

攷石微有損壞大抵元時所刻也如在明代則以宋學士之題跋豈不增重而乃删去耶文敏不言及石刻或偶不及見此且自跋墨跡不言石本固無足怪耳光暎識

神龍本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温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

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闕中得蘭亭墨書入録字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為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為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仿像得真為最佳也 廣川書

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摸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

墨跡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鋟諸石康熙壬子夏余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神龍蘭亭吾邑項氏刻石有項氏印記今歸潛采堂朱氏先有刻於烏鎮王氏者有王氏印記此二本前後二小半印神龍二字而余又得二本一則前有左半印後無右半印或搨者遺之一則前有左半印而

右半印在中間此其異也四本皆佳尤以半印在中

間者爲最每一展閱其恬静古穆非諸刻所及又有

李氏續帖本萬歷庚戌年刻似從此本鉤摹者已損

其妙 光暎識

米跋褚摹蘭亭序

蘭亭叙以行欵爲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

珍帖乃知續皃截鶴皆不爲害 容臺集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爲勝豫章次之

劉無言重刻張澂褚摹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張澂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謂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摹禊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為米元章跋及賛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禊帖之下僅紹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裝觀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間吴中陳祭

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鈎入
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而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
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
以倭難竄身失後數紙耳陳深書尚固未登石也余
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閒較以石本不
及遠甚又踰年撿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没此
卷燬於火余閱悶不能已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盖
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跋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

又數年始獲此宋搨本内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
臣手書杜祁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同
異幾二十許字攷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光堯秘
記數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葢米本耳陳本
輕儁自肆至米跋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
亦不敢出入乃爾意米老嘗别為贋本以應人又懼
異時奪嫡故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書畫船其自叙
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之損㯶裝

矣能無作此狡獪也余不足言獨怪陳以平生精力與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於張本以歎夫真賞之不易得也余贋本為友人尤子求乞去余笑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弇州山人稿

褚摹禊帖先是宋張澂刻石所謂循王家本也劉無言重刻明英景間陳祭酒緝熈又刻王氏欝岡齋帖亦有之余所得本米老題較王本字句之不同者甚多竊所不解又容臺集言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

袖珍帖而王本與余所得本皆非袖珍有作袖珍者海寧陳氏刻入渤海藏真帖中近又見劉孟倬方伯所刻其所題與王本同按王弇州題褚摹禊帖有云意米老當别為贋本其言大抵不誣所以題有不同又有袖珍非袖珍之異耳余所得本所題與弇州言少時所見者合微有漫漶而古意盎然即非宋刻亦自可貴余姊夫王典在云凡蘭亭本領字無山惟褚摹本作嶺孫北海所刻跋稱禊帖領字從山本固别其為褚

摹也光晱識

頳上井底蘭亭序

此石出最晚萬歷間始有得之於頳上井中者與黃庭共一石不知其刻自何年風骨完美意態斐然余初見而大驚乃托之同籍田甯二君致本甚富及海內漸知有此刻搨工坌集四十年來石損壞因有持示余者大非昔日出井之初矣余倍為惋惜幸其蚤致有此也大抵蘭亭之患患在摸多字形空存全無

筆意而右軍之妙妙在筆意字形非所計矣如此安見右軍於蘭亭中乎則此刻之勝俗所借名定武者多已况刻即潛于地下數百年是起古人於旦夕寧不為書家竒講耶

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搛井中得一石六銅壘其石所刻黄庭經蘭亭記皆宋刻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辛卯四月舟泊徐

州黃河岸書 容臺集

嘉靖八年頼上村民耕得此石送縣治縣官都不省視送之學宮學官亦不復省視齋夫移置鄰壁磨房凡來磑者俱坐其上真如明妃嫁呼韓有餘辱矣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涖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屬姜尹龕諸明倫堂中黃庭另一石龕左右列此本搨法不減周藩東書禊序初搨墨光如漆何必李廷珪潘谷乎 邢子愿

嘉靖中頻上人見地有竒光發得古井函一石上刻蘭亭黄庭經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小印印細而匀疑是元人物識者定為褚河南筆因唐以諸臣臨本頒賜天下學宫事或然也初搨不數張紙惡而字甚完好次搨紙墨皆精蘭亭類字遂爾殘缺最後為一俗令妄補大可憎且搨皆竹紙草畧殊甚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紙者亦不易得余游金斗時得一本猶

是次搨固足寶也 筠廊偶筆

頻上縣玉版蘭亭黄庭本出井中藏於縣庫後又摹刻一本寘文廟中明末流寇之亂庫石碎於賊惟摹本尚存學宫 居易錄

此帖筠廊偶筆云始搨字甚完好次搨類字已殘缺補之者可惜今則石碎久矣不言缺字余所得本缺二十七字而無碎石痕跡當是原刻所缺類字誠可惜知是次搨也字畫圓勁流整意有餘閒美無不具

字缺何害其為善本乎後有李陽春補全本改補類字亦不佳各刻類字行書李作正書一誤正書米下从大而李因舊補从女又誤又名為補二十七字實則通本重摹而刻之筆法殊嫩遜缺字本多矣余處有白榆徐先生臨缺字本墨跡可知此本固書家之所重也家藏此帖有三本其一稍覺漫漶蓋次搨亦有先後耳光映識

宋憲聖吳皇后蘭亭序

慈福皇太后高宗內禪稱吳皇后為太上皇后名所御殿曰慈福喜親翰墨尤愛蘭亭嘗作小楷一本全是王體流傳內外故陸升之代劉珙造春帖子有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深不凍端為寫蘭亭桑世昌蘭亭博議

憲聖慈烈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騐璽文知為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蘭亭攷

東書堂帖初刻無此本盖後人續入汴人傳聞乃先

憲王宮中人所臨後人悞收傳以宋后然莫可詰也
攷之蘭亭各刻中元自有小字一本比世傳定武微
減細豔冶明媚如不勝羅綺或藩府兼有此本遂疑
以爲婦人之書與然蘭雪軒蘭亭至五六本此獨不
在焉何也集中又有徽王一臨本樸直寛急大不及
此則人之材質已定即前規在目固有不可強者乎
昔永叔集古録以高氏兩碑爲婦人僅見豈生此一
班以足奇話耶乃書茍可取不問其婦人與否總之

宇宙之靈氣耳　墨林快事

陸玄素摹唐摹蘭亭序

右甫里陸繼之摹右軍蘭亭序唐太宗既得繭紙真本命當時羣臣能書者搨賜諸王余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能存右軍筆意者盖止二三耳此卷自褚河南本中出飄撇醖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涓為可尚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寧知繭紙龍跳虎臥之遺意哉繭紙既不可復見得

見唐摹斯可矣唐摹世亦艱得得保兹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有精於賞鑒以吾言為然　柯九思

先兄子順父得唐人摹蘭亭序三卷其一廼東昌高公家物余竊慕焉異日兄用河北鼠毫製筆精甚因念常侍先師筠菴姚先生文敏趙公聞雙鈎填廓之法遂從兄假而效之前後凡五紙兄見而喜輒懷去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得此於兄故隸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復生唐摹不復見予年已

中亦不復可為撫卷增歎 陸繼善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文敏公所臨禊帖未嘗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峻發又絕異欲以參較之而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黃溍

蘭亭璽紙固不可得見苟非唐世臨摹之多後之人寧復窺其彷彿哉今觀陸玄素雙鉤一卷筆意具在展玩不忍舍置也 倪瓚已上四跋皆刻在帖本

薛稷臨蘭亭序

薛少保臨本罕見於評論唯沈景倩飛鳧語略謂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云云按唐書本傳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鋭精臨仿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又書斷云薛稷書師褚河南尤高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今觀此帖洵然

光暎書

小字蘭亭序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本其客廖瑩中縮

為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已丑所書
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為蠅頭體第非定武帖
耳 容臺集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
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
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宋景定間賈
氏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
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董華亭縮褚摹本猶未為蠅頭也趙松雪有蠅頭書刻在麻姑山顔碑之隂近陳香泉太守臨玉枕本字樣同趙而筆畫更細其自跋云臨有三本余所得石刻葢第三本筆意舒展自如若絶不知作小字者以視前賢有過之無不及也曽于坊間見翻刻本逺不如此矣光睒識

草書蘭亭序

余初見此帖大駭乚論與右軍存跡毫髮不相似其
縱慢生𤕤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於督策處小近筆
陣圖耳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
蔡子正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後主所後穀之裔
孫遺之且云邇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
禁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盖陶性貪甚而寡識又以
豪壓李主所以匃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偽書
裝潢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子

正於樞廷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金強作解事引沈學士饑鷹夜歸渴驥奔泉語災之石俱可笑也世固有寶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固朴之於璞哉弇州山人稿

宋搨黄庭經

黄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録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

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常寫黄庭經此豈其遺法耶集古錄

黄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刋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仿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源仿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傳黄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

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黄民民以傳孔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以真誥校惟有黄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黄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壤村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

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故未之攷証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悞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

如相見應寫黄庭换白鵝苟欲随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言黄庭豈非覺其謬與然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興寧以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單郣未填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黄庭中有五行為周越摹换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爾論之東觀餘論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辯駁古今法書最爲精刻乃其辯黄庭經一節實父詳審已下述伯思所云余已全録之於前故删去伯思自以爲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换鵝又寫黄庭經换鵝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别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换白鵝實互用之也攷道藏黄庭有數

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真人義寫其外景經元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涸也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並載右軍黃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跡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黃庭何所復疑哉他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六硯齋

右軍書黄庭經有以時代置喙者有謂爲吴通微筆者如黄伯思董逌輩要是胷中微有書眼中無珠耳無論陶通明啓事可據試取宋搨石本觀之唐以後人能辨此否也趙吴興臨筆精微之甚第不可合看合之則石本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臨本或不免羊欣之歎耳吾此語殊有意須於宣城諸葛家叩之乃能得所以

王弇州題

昔人謂右軍黄庭不傳世而傳者乃吴通微學士書

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往往纎促無復遺藴以爲
真迹徼贋作及覩此宋搨乃木本耳而增損鍾筆圓
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
書耳且通徼院史體安能一辨此狡獪耶曹君其寶
之異日受白雲子訣見飛天僊人鸞鶴時更當一大
快也

黄長睿以陶隱居翼真檢與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授
弟子楊君黄庭經使作隸字寫傳許長史時右軍殁

已二歲爲辨然隱居上梁武帝書云逸少有名之跡黄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睿以隱居破隱居亦似癡人說夢也第唐人謂是換鵝經則可笑耳此本本宋搨摹拓輾轉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如所謂王謝家子弟猶可想也二條弇州山人槁

褚登善於西堂録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謪缺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黄庭經獨完宋

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為之然登善著錄其為右軍書信矣余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鵝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束中審視之佖離横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鋟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絶品也已 曝書亭集

頼上井底思古齋黄庭經

黄庭經以思古齋刻為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續

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為唐人臨右軍既閱竟中間于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淡為貴顧世人知者絶少能於此卷細參當知吾言不謬也

黄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像贊小異宋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右軍本色惟

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緑綾臨本致佳耳

此搨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之今歸

閔卿收藏弇州先生所謂曰臨一本當作飛天僊人

者是在閔卿矣已上容臺集

余所蓄最淳古黄庭既為海内鑒定家評為第一矣

嗣又得顧上井底本與禊序共為一石似宋盛日所

刻故以金齊之亂沉井中耳此石字體大不類淳古

文纖利細帖却最與内景全本相似葢在梁陳時書

者不一臨者亦不一又可信黄庭之不出於右軍也而此與禊序一石又以明宋以來人漸以之屬右軍矣而東書堂帖遂又以内景予右軍令人知内景之非會稽而不能决此之非王也然字實可以名之王而無忝則王非王何害况古人已有信而好之者余乃仍之王籍亦猶東書堂之志也 墨林快事

右軍筆陣圖

筆陣圖有二本一本刻自周邸者小類歐陽率更僞

本無疑此本作行筆而稍大數行之後筋距横出至
訛張昶為張旭盖亦非真跡也或云出江南李主手
李用筆踈而婉媚此則遒勁有格恐非宋人所可到
也弇州山人稿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令陜西刻石李後主
書也以為羲之誤矣天祿識餘
舊搨玉版十三行
此刻傳為賈秋壑家藏武林陸正伯於葛嶺掘地得

之石色如瑪瑙其底嶔崎不平作架扶之乃可搨耳余所見十三行頗多求如此帖光采陸離殊不可得惠余者邵子在三也併紀以志感行童錢光繡書於孤竹菴墨跡跋

翁藏玉版十三行

陸氷修先生云賈秋壑得子敬十三行鐫於于闐碧玉萬歷間或從葛嶺斫地獲之歸泰和令陸夢鶴朱文盎云此非宋刻也乃錢塘洪清遠所刻余從祖四

桂老人親見玉工鐫字是二說者向未知其孰是甲申三月於維揚吳禹聲家見宋搨本與此纎毫無異但我字戈法尚細宣和印宣字尚全耳始信宋時已有此刻若洪氏本亦於維揚杜氏見之妍媸不啻霄壤文盎徒聞四桂老人之言遂誤認為一不知其又從此本翻刻也至陸說余亦未敢深信盖此刻獨有宣和印而無悅生長字印又無米友仁跋與容臺集所載秋壑家晉時麻戕不同豈秋壑所刻非麻戕耶

抑此玉不刻於秋壑而刻於宣和耶自泰和後又經

燬橋葉氏王氏數年前轉入京師主者意欲閒售余謂

同里諸公曰此吾浙舊物也豈忍使之流落於此蘿

軒先生遂以重價購之乙酉丙戌間余客閩中蘿軒

則督學嶺南貽余墨搨數本且屬余攷其源流因為

述所聞見如此若夫字之秀勁圓潤行世小楷無出

其右者趙文敏題曹娥卷云親見呂仙閒吹玉笛余

於此刻亦云

楊可師䟦

右帖圓勁瘦硬運腕靈活剥蝕之餘彌見精采其爲宋刻無疑非近代所能規摹也得吾友可師論定益信癸未之春持節嶺南携之行篋至丙戌立秋日謝任蕭然無事以端州一片石識其本末後人其慎守之無忽 翁蘿軒䟦

王子敬十三行

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

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于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恍生葫蘆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祿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顯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

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松雪齋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然然是唐人硬黄紙所書紙略高一分來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沉著大乏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

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歴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二條松雪齋集

子敬能作方丈大字觀其細書巧妙方丈不足為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絶迹也治平三年三月廿八日裏刻帖後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悦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跡至我朝惟

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搨為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疎儁之法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　容臺集

子敬洛神賦舊僅見石本十三行今刻之吳中章氏者雖結法小異翩翩有格外姿態昔人評右軍洛神如淩波僊女今絕不可復得覩此髣髴遊龍驚鴻矣

弇州山人稿

金石文考略卷三